

《红楼梦》评论

(参考资料)

湖南日报编辑部编印

《红 楼 梦》评 论

(参考资料)

湖南日报社编印

一九七五年一月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

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勘 误 表

页数		行数		正		误		页数		行数		正	
84	倒 2	潘友安		潘又安		372	5	《潭瀛室		372	6	正付	正副
145	标题	红楼梦		红缕梦		373	7	知之矢!		373	7	死灰矣	知之矣!
319	13	刺液		刺激		375	7	死灰矢		384	6	梦辨	梦辨》
359	倒12	玉,,		玉,		411	9	断技		411	9	断枝	
359	倒11	及其		乃其		411	16	从未		413	7	甚捻	甚稔
360	倒 7	哀子才		袁子才		413	8	半边'		413	8	半边,	
363	3	黛宝		黛玉		413	13	往步		413	13	往岁	
363	倒 5	否郁?		否耶?		414	2	上端,		414	2	上端,	
366	倒 3	“觉		(觅		415	5	言之		415	6	〔已〕	言曰
367	倒 9	佗傺		侘傺		415	-			415	11	上半(〔已〕
369	倒 5	“宣玉		宝玉		415	11	上半)		415	11	上半)	
369	倒 4	伊君		伊升									
369	倒 3	宝玉		“宝玉									
370	3	泛鷗		泛鷺									

续上表

正				误				正			
页数	行数	误	正	页数	行数	误	正	页数	行数	误	正
415	11	奇味，	奇味。	447	4	64、第	第64、				
416	7	素主	素重	"	倒 5	扬雾云	杨雾云				
416	12	项督	何督	449	15	逢展	逢辰				
416	13	搏人	博人	453	1—2	檀座(图版貳)。	檀座。				
418	2	收之。	收之。,	453	13	鍊印	鉄印				
419	9	“记	《记	454	12	精工如	深刻	精工，深刻			
421	11	为为	为之	462	14	然所为	然以为				
423	倒 8	白瞳	白家瞳	"	17	应公	成公				
423	倒 5	辛已	辛巳	"	19	又作抗航	又作抗莊				
427	倒 9	考槃室	考槃室	"	20	与欲语	与俗语				
431	倒 3	“食餧	“饗餧	463	2	贅论	贅论。				
434	9	“按	“接	"	6	四陆	四海				
438	12	休势	体势	"	11	经历中的	经历中是				
440	倒12	是在零	是零	464	1	王子共	王子共				
45	倒 4	化吉，	化吉，	"	倒10	北海(图四)。	北海。				

目 录

鲁迅论《红楼梦》.....	(1)
批判资产阶级不停.....	梁 敦 (14)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江 天 (25)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还要努力作战.....	吴 红 (34)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文光 (45)
《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	洪广思、薛 仑 (57)
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红楼梦》.....	周寅宾 (70)
评《红楼梦》.....	徐缉熙 (80)
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	柏 青 (101)
——谈《红楼梦》	
从几十条人命看《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吴幼源 (122)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	袁宏昌 (134)
《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	石一歌 (145)
——略论《红楼梦》的主题	

《红楼梦》的反儒倾向	北师中文系	(154)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尊法反儒思想	王子忠、彭 放	(167)
一部反孔的古典小说	李 力	(180)
——读《红楼梦》		
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	江 天	(195)
——剖析林彪在《红楼梦》第107回中的一段批语		
一部《红楼梦》，万家血泪史	工人 孙启秀	(201)
声讨封建宗法制度的檄文	金志弘	(214)
——评《红楼梦》对反动“四权”的揭露和批判		
“大有大的难处”	方岩梁	(228)
封建末世的伪善人——贾母		(242)
封建末世的孔老二	梁 效	(248)
——《红楼梦》里的贾政		
“富贵闲人”与“混世魔王”		(260)
——评贾宝玉		
浸透泪水的悲愤一生		(271)
——评林黛玉		
评薛宝钗	孙 遂	(280)
这是哪家的“正面人物”?	柏 青	(292)
——批判林彪一伙对薛宝钗的吹捧		
“机关算尽”的末世统治者		(304)
——评王熙凤		
从尤二姐之死看王熙凤其人	岳阳师范	(313)
宁死不屈的女奴们		(321)

附录部分

《红楼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33)
《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史论选辑)	(338)
曹雪芹生平简介	(355)
高鹗生平简介	(358)
《红楼梦》研究中各种错误观点辑录(供批判用)	(359)
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	吴恩裕 (401)
《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	周汝昌 (441)

鲁迅论《红楼梦》

一、论《红楼梦》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

《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除特殊注明者外，均指1973年版)第4卷214页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

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

《全集》第5卷588页

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

1956年版《全集》第8卷350页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

《全集》第7卷550页

二、论《红楼梦》的艺术真实不等于真人真事

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雪，「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雪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1936年)

《全集》第6卷523页

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三闲集·怎么写》(1927年)

《全集》第4卷35页

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

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全集》第7卷470页

三、论《红楼梦》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1924年)《全集》第9卷383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

1956年版《全集》第8卷350页

……《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

《全集》第5卷587页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1934年)《全集》第6卷27页

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1935年)《全集》第6卷291页

四、论贾宝玉、焦大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鍊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1924年)《全集》第9卷379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坟·论睁了眼看》(1925年)《全集》

第1卷220页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

1956年版《全集》第7卷419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编者注：此句是柳湘莲的骂语，见第六十六回。焦大醉骂宁国府，见第七回。)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1933年)

《全集》第4卷537页

五、评“旧红学”的各种谬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

1956年版《全集》第7卷419页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谬不足辨，如谓是刺和珅(《谭瀛室笔记》)藏谶纬(《寄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

一、纳兰成德家事说(下略)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下略)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下略)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1924年)《全集》第9卷384页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彷彿，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下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1956年版
《全集》第8卷349页

他(按：指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